

本文引用: 朱飞, 路潜, 刘春蕾, 等.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概念分析[J]. 医学研究与教育, 2021, 38(5): 51-58. DOI: 10.3969/j.issn.1674-490X.2021.05.008.

· 护理学 ·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概念分析

朱飞¹, 路潜², 刘春蕾¹, 杨兰兰¹, 石磊¹

(1. 河北大学护理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2. 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 **目的** 通过对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概念的发展、属性、案例、前因、后果等进行系统分析, 厘清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概念内涵。 **方法** 收集自建库至2021年3月4日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Web of Science、PsycInfo等数据库中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相关文献, 采用Walker和Avant的概念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 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归纳出癌症患者生育忧虑3个概念属性: 对生育不确定性的过度认知; 愤怒、愧疚、担忧等负性情感反应; 癌症及治疗和家庭生育计划间的矛盾冲突。 **结论** 对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 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在诊疗和护理过程中更好地识别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状况, 并通过相应的干预措施, 减轻其生育忧虑, 提高生命质量。

关键词: 生育忧虑; 概念分析; 概念属性; 癌症

DOI: 10.3969/j.issn.1674-490X.2021.05.008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0X(2021)05-0051-08

Concept analysis of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ZHU Fei¹, LU Qian², LIU Chunlei¹, YANG Lanlan¹, SHI Lei¹

(1. College of Nursing,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School of Nurs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zing of the development, attributes, cases,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Literature on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March 4, 2021 were retrieved from CNKI, Wanfang, VIP, PubMed, Web of Science, PsycInfo, Walker and Avant's concep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Results**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three concept attributes of the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were summarized: excessive cognition of fertility uncertainty; negative emotional reactions such as anger, guilt, and worry; conflicts between cancer and treatment and family fertility planning. **Conclus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can help medical staff to better identify the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cancer pati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nursing, and reduce their reproductive concern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rough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Key words: reproductive concerns; concept analysis; conceptual attributes; cancer

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 929万例^[1], 且呈年轻化趋势, 最新GLOBOCAN数据(GLOBOCAN

收稿日期: 2021-09-09

基金项目: 河北省医学科学研究课题计划项目(20170840); 河北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521100221002)

第一作者: 朱飞(1998—), 女, 河北保定人, 在读硕士。E-mail: zhu_fei1997@163.com

通信作者: 刘春蕾(1984—), 女, 河北邢台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肿瘤及营养护理教学和科研。

E-mail: liuchunlei_007@163.com

2020) 显示, 中国<40 岁癌症年龄标化发病率为 28.4%^[2]。随着癌症早期筛查全面开展和诊疗技术的提升, 中国不同癌症患者 5 年生存率均有所提高, 乳腺癌、宫颈癌、甲状腺癌分别为 82.0%^[3]、59.8%^[4]、84.3%^[5]。近年来因女性婚育年龄推迟^[6], 使得一些育龄期女性在癌症确诊时尚未生育; 随着中国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 部分育龄期癌症患者仍有再生育的需求^[7]。但由于癌症本身及其治疗的特殊性, 如化疗、内分泌治疗会影响患者的生育能力^[8], 致使患者产生强烈的生育忧虑。与健康人群相比, 癌症患者的生育忧虑不仅受患者个人、家庭等因素的影响, 还与癌症和治疗相关, 其生育忧虑更为复杂。国内外学者对癌症患者的生育忧虑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关于生育忧虑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9-17]。生育忧虑概念界定不清难以对其进行准确测量, 医务人员亦无法对患者生育忧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干预。癌症患者的生育忧虑比疾病本身带来的压力更大且持续时间长, 这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决策还会导致其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 影响其远期生命质量^[18]。因此厘清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概念至关重要, 故笔者采用 Walker 和 Avant^[19] 概念分析方法, 对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概念进行系统分析, 以帮助医护人员在诊疗和护理过程中准确识别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状况, 并通过相应的干预措施, 减轻其生育忧虑, 提高生命质量。

1 方法

将“生育忧虑”“癌症”“reproductive concerns”“fertility concerns”“fertility-related concerns”“cancer”作为检索词, 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Web of Science 和 PsycInfo 等数据库按照建库时间至 2021 年 3 月 4 日进行检索。纳入涉及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概念、属性、内容、前因、后果、测量等相关文献, 排除重复、会议、不相关的文献, 最终保留 25 篇英文文献和 26 篇中文文献。按照 Walker 和 Avant 概念分析法的步骤进行分析, 确认此概念的应用, 明确定义属性, 列举典型案例与附加案例, 识别前因和后果, 确定概念和操作性定义并通过概念来评估测量工具。

2 结果与分析

2.1 确认概念应用

2.1.1 忧虑与生育忧虑的字面解释

“忧虑”在英语中的表达是“concerns”, 其原始定义: (1) 关注点; (2) 担忧。《牛津在线词典》中“忧虑”定义: (1) 对某些影响到你或很重要的事很感兴趣; (2) 一种焦虑的感觉; (3) 商业或企业及其组成人员; (4) 引起焦虑的人或事, 是不快乐的来源; (5) 对某人或某事感到同情。《新现代汉语词典》对“忧虑”的解释: 忧愁思虑、烦恼担心, 近义词有担心、担忧、忧愁。

“生育忧虑”由“生育”和“忧虑”两个词组成。在《牛津在线词典》中“reproductive”即生殖的、再生的、复制的; 《新现代汉语词典》对生育的解释是生长、养育、生子。“生育忧虑”的字面意思即为对生殖和养育的担忧。

2.1.2 国内外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概念的发展

国外关于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99 年 Schover 等^[20]关于癌症幸存者生育态度的研究, 但该研究仅提出癌症患者存在生育忧虑相关问题, 并未给出生育忧虑的具体定义。2005 年, Wenzel 等^[9]提出“reproductive concerns”是癌症幸存者对生殖能力的担忧, 存在生育意愿但未能生育的患者会产生更多的生育忧虑, 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对生育状况的不确定性均存在愤怒、愧疚、担忧

等负性情感。2012年, Gorman等^[7]通过质性研究发现, 不同群体年轻癌症幸存者存在共同的生育需求和担忧, 包括对不同机构、科室间的协作与沟通、生育相关信息的需求, 对生育能力、未来孩子健康、自身健康以及是否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抚育孩子的担忧, 对伴侣知晓自身生育状况的担忧等。随后 Gorman等^[10]基于其质性研究的结果总结出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育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和抚育、伴侣关系、对不孕的接受程度、怀孕。

国内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概念最早在2016年由乔婷婷等^[13]通过对国外文献归纳总结得出, “生育忧虑即个体对生殖及子女抚育方面的忧虑, 包括对生殖能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及子女照护等方面的担忧, 其可能比癌症本身带给患者的压力更大, 并可持续存在数年”, 这一概念也被王小媛等^[14]采用。汪丹丹等^[15]、王玲等^[16]则直接或间接引用乔婷婷关于生育忧虑的定义; 目前国内对癌症患者生育忧虑也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概念。

综上所述, 生育忧虑是指未完成家庭生育计划的个体对癌症及治疗所导致的生育不确定性和缺乏相应的生育信息引起的对生育力及子女抚育方面的过度忧虑, 包括对生育能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及子女照护、伴侣关系、怀孕和不孕接受度方面的担忧; 患者会出现愤怒、愧疚、担忧等情感反应, 其主要矛盾来自生育意愿与生育能力, 自身健康和抚育孩子间的冲突; 甚至会因此产生决策冲突, 影响患者的心理社会状况和生命质量。

2.2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属性

明确概念的属性是概念分析的关键特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与分析, 提取出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3个概念属性: (1) 对生育不确定性的过度认知; (2) 愤怒、愧疚、担忧等负性情感反应; (3) 癌症及治疗和家庭生育计划间的矛盾冲突。

2.2.1 对生育不确定性的过度认知

对生育不确定性的过度认知主要表现在年轻的癌症患者对自身生育能力和健康、孩子健康、伴侣关系等的过度担忧^[7,21]。研究^[22]表明, 尽管有临床医生告知癌症患者对癌症治疗遗传风险的担忧没有根据, 但患者仍可能持续存在担忧。有些患者甚至会主观地认定自己没有办法怀孕或生出的孩子会有畸形, 还有部分患者因为担心可能导致孩子畸形而停止治疗^[7]。

2.2.2 负性情感反应

年轻的癌症患者可出现一系列情感反应,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对生育能力和抚育孩子的担忧, 如对孩子健康、自身健康和生育能力等的担忧^[14,22], 其他包括因不能生育而产生自责、自卑及对家庭的愧疚^[14]。还有一些女性在谈到未来可能无法生育而伤心流泪, 有时甚至会莫名地发脾气^[23]。

2.2.3 癌症及治疗和家庭生育计划间的矛盾冲突

年轻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能力, 自身健康和抚育孩子间的冲突^[9-10,15]。许多女性把孩子看成生活的希望与生命的延续, 不能生育对其造成的心理冲突也更为强烈^[24], 对于存在生育意愿而无法生育的患者或因自身健康状况担心无法照顾孩子的患者, 其生育忧虑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患者^[7,14,17]。

2.3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典型案例

在Walker和Avant概念分析方法中, 构建案例即描述生活中反映此概念所有属性的事件, 利于对较为抽象概念的理解^[25]。

李某, 女, 33岁, 育有一子。她与丈夫有生育二胎的计划, 在备孕期间被诊断为乳腺癌, 目前于某三甲医院进行化疗。她了解到化疗可能会对她的生育能力产生损害, 她内心非常想要二孩, 想给儿子生个弟弟或妹妹,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让她很矛盾, 也很痛苦。医生后来告诉她, 她有机会再生育,

但她总觉得自己无法再怀孕,就算能够怀孕也会把癌症的基因传给孩子,也担心将来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不能陪伴孩子长大。她脑子里总想着这件事,总想哭,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觉得对不起老公和儿子。上述案例符合生育忧虑的所有属性,是利于明确定义的典型案例。

2.4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临界案例、相关案例和相反案例

临界案例、相关案例、相反案例从不同角度加深对概念的理解^[25]。

2.4.1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临界案例

李某,女,30岁,已婚未生育,家境富裕。某次洗澡时自己发现乳房有肿块,去医院检查,确诊为乳腺癌。医生告知其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化疗可能会损害她的生育能力。她与丈夫本都希望有自己的孩子,现在她对生孩子的事比较担心,也对自己生病影响生育感到愧疚。后来医生建议她可以通过卵子冻存等方法来保留生育力,她立即查阅相关资料,并咨询生殖中心的医生,最终在治疗开始前完成了卵子冻存。李某在治疗前完成了卵子冻存,实现了生育力保存,不包含生育忧虑概念中疾病及治疗和家庭生育计划间的矛盾冲突这一属性,属于临界案例。

2.4.2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相关案例

刘某,女,28岁,已婚未生育。她与丈夫婚前就约定丁克,没有家庭生育计划。被确诊为乳腺癌后,她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听到病友们描述化疗后的不良反应,非常害怕自己的头发掉光或出现恶心呕吐等反应。她反复询问医生如何减轻化疗的不良反应,有无不良反应小的化疗药物。她总是以泪洗面,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得这个病,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晚上总是睡不好觉。刘某虽然也经历了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但不存在生育相关的忧虑,因此属于相关案例。

2.4.3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相反案例

王某,女,36岁,育有一子一女,为龙凤胎,目前二子均就读于XX初中二年级。王某被确诊为宫颈癌,需行子宫切除术。术前谈话,医生告知其和家属,术后将丧失生育功能,夫妻二人均表示没问题,因为他们儿女双全,没有再生育的计划。王某心态很好,积极配合治疗,她的身体状况也在一天天好转,她对现在的状况很满意。王某代表的是未有生育计划的癌症群体,上述案例未能体现生育忧虑的任何一个属性,是明显与生育忧虑不同的相反案例。

2.5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前因和后果

2.5.1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前因

在概念之前或导致概念发生的事件称为前因^[19]。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产生主要受5个因素影响:(1)生育意愿;(2)个人因素;(3)疾病和治疗因素;(4)家庭和社会因素;(5)心理因素。

2.5.1.1 生育意愿 Garvelink等^[26]将90例年轻乳腺癌患者和198例健康人群进行比较,发现存在生育意愿的患者会产生更高的生育忧虑,且生育意愿对生育忧虑的影响较大,这与Gorman等^[7]研究结果相似。Geue等^[27]对149例年轻癌症患者进行评估,发现有75%患者存在生育意愿,年轻癌症患者在被诊断为癌症时大多尚未生育,癌症及治疗对生育力损害致使患者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其生育忧虑水平也相对偏高。

2.5.1.2 个人因素 Ruddy等^[28]发现年龄<35岁的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水平更高,说明生育忧虑水平与年龄存在一定关系。Gorman等^[7]对22名年轻癌症患者的访谈表明,癌症治疗和生育会给患者带来沉重经济压力,经济状况差的患者生育忧虑水平明显高于经济状况好的患者。王锐等^[29]对423例育龄期乳腺癌患者进行生育忧虑影响因素调查,发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相比生育忧虑水平较高,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和早婚早育有关;生育忧虑水平随文化水平升高而升高,这可能与文化水平高的患者结婚生育晚有关。由此可见,年龄、经济状况、民族、文化程度等都会对生育忧虑产生影响。

2.5.1.3 疾病和治疗因素 癌症类型会影响生育忧虑的水平,一项系统综述显示,乳腺癌和宫颈癌的患者与其他类型患者相比生育忧虑更严重^[30]。不同的治疗方式也会对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产生影响,Ruggeri等^[31]发现,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较高,这可能与化疗引起的性腺毒性作用有关。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生育忧虑较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内分泌治疗存在胎儿致畸风险;另一方面可能是内分泌治疗时间长导致生殖系统老化错过最佳生育年龄^[32]。Mersereau等^[33]在研究中表明,生育力保护为患者提供了另一种延续生育力的机会,可降低患者的决策冲突,减轻其生育忧虑。而Bártolo等^[18]却提出生育力保护措施是一个侵袭性的手术,该手术带来经济压力还可能会延迟癌症治疗,有可能会加重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姜心月等^[34]对乳腺癌化疗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随着癌症分期的加重,患者的生育忧虑水平也会随之加重。

2.5.1.4 家庭和社会因素 研究^[34]表明,已婚患者与单身的癌症患者相比,更需要面对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对自身生育子女的要求及期盼,因此已婚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水平可能更高。Bártolo等^[35]评估了192名年轻癌症患者,结果与上述研究不同。未婚患者对未来生活、生育力、孩子健康更为担忧,产生的生育忧虑水平更高。子女数量与生育忧虑水平呈负相关^[29],中国家庭许多女性认为理想的子女数量是2个,未生育或已有一孩的患者仍然存在生育意愿,并随之产生生育忧虑。王玲等^[16]研究发现,实际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均与生育忧虑呈负相关。这与Young的研究结果^[36]相似。

2.5.1.5 心理因素 依恋焦虑、自我表露、自我效能均与生育忧虑有关。其中,自我表露^[37]和自我效能^[16]与生育忧虑水平呈负相关,依恋焦虑水平^[38]与生育忧虑水平呈正相关。

2.5.2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后果

后果即发生在此概念之后的事件,或因其所引起的事件^[25]。生育忧虑的后果:(1)决策冲突;(2)影响社会心理状况;(3)影响生命质量。

2.5.2.1 决策冲突 生育忧虑会影响患者的治疗决策,产生决策冲突降低决策质量,引起决策后悔,严重者甚至会选择中断或停止癌症相关治疗^[21,28,34]。

2.5.2.2 影响社会心理状况 生育忧虑水平越高,经历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的概率就越大。在200例年轻女性癌症幸存者中,22%幸存者报告称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郁症^[39]。

2.5.2.3 影响生命质量 生育忧虑有时比癌症本身带给患者的压力更大,甚至可持续数年^[40],这极大影响了患者的生命质量^[34],生育忧虑水平与生命质量呈负相关^[41]。

2.6 操作性定义

利用概念分析的结果,提供具有明确理论基础的操作性定义即测量所研究概念的具体方法。生育忧虑的操作性定义为育龄期未完成家庭生育计划的年轻女性癌症患者对生育能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和照护、伴侣关系、怀孕和不孕接受度方面的担忧。

2.7 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测量工具

实证测评指标是Walker和Avant概念分析的最后一步,决定了如何在现实中测量所研究的概念。目前生育忧虑的测量工具主要有生育忧虑量表(reproductive concerns scale, RCS)和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reproductive concerns after cancer scale, RCAC),其中RCAC应用最为广泛。

2.7.1 生育忧虑量表

RCS由Wenzel等^[9]于2005年编制,是测量女性癌症幸存者对自身生殖方面担忧的单维度量表,共有14个条目。此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生育忧虑水平越高。该量表反映了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所有属性,但是仅包含“对生育力担忧”这一内容,因此可能无法全面评定年轻女性癌症患者对生育相关问题的忧虑。

2.7.2 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

RCAC 由 Gorman 等^[10]于 2013 年编制,用于评估年轻成年女性癌症幸存者的生育及相关问题,包含 6 个维度,18 个条目,包括生育潜力、伴侣关系、子女健康和抚育、个人健康、不孕接受度和怀孕。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生育忧虑水平越高。RCAC 已有中国、葡萄牙和瑞典的学者进行了文化调适,并在乳腺癌、甲状腺癌、霍奇金淋巴瘤、皮肤癌等不同癌症类型中得到了验证。RCAC 可涵盖此概念 6 个方面的内容和 3 个概念属性,可作为生育忧虑的测量工具。

3 小结

本研究对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取出 3 个概念属性和 6 个方面的内容。3 个概念属性即对生育不确定性的过度认知,愤怒、愧疚、担忧等负性情感反应,癌症及治疗和家庭生育计划间的矛盾冲突。6 个方面的内容即生育能力、自身健康、子女健康及子女照护、伴侣关系、怀孕和不孕接受度。明确了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的案例、前因、后果、操作性定义和测量方法,这将有利于医护人员有效识别其生育忧虑并制定相应护理措施,降低癌症患者生育忧虑水平,进而提高其决策质量,改善患者的心理社会状况和生命质量。

参考文献:

- [1] 曹毛毛,陈万青. GLOBOCAN 2020 全球癌症统计数据解读[J].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2021, 13(3): 63-69. DOI: 10.12037/YXQY.2021.03-10.
- [2]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Estimated 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s (World) in 2020, all cancers, both sexes, ages 0-39, Asia [DB/OL]. [2021-02-20]. https://gco.iarc.fr/today/online-analysis-map?v=2020&mode=population&mode_population=continents&population=900&populations=900&key=asr&sex=0&cancer=39&type=0&statistic=5&prevalence=0&population_group=0&ages_group%5B%5D=0&ages_group%5B%5D=7&nb_items=10&group_cancer=1&include_nmsc=1&include_nmsc_other=1&projection=natural-earth&color_palette=default&map_scale=quantile&map_nb_colors=5&continent=4&show_ranking=0&rotate=%255B10%252C0%255D.
- [3] 赫捷,陈万青,李霓,等.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2021,北京)[J]. 中国肿瘤, 2021, 30(3): 161-191. DOI: 10.11735/j.issn.1004-0242.2021.03.A001.
- [4] 黄留叶,赵雪莲,赵方辉. 宫颈癌的发病与死亡变化趋势及其预防策略进展[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1, 7(2): 21-25. DOI: 10.12151/JMCM.2021.02-03.
- [5] 刘宗超,李哲轩,张阳,等. 2020 全球癌症统计报告解读[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1, 7(2): 1-14. DOI: 10.12151/JMCM.2021.02-01.
- [6] 胡梦芸. 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基于欧洲低生育态势与政策实践的思考[J]. 新视野, 2020(4): 55-61.
- [7] GORMAN J R, BAILEY S, PIERCE J P, et al. How do you feel about fertility and parenthood? The voices of young female cancer survivors[J]. J Cancer Surviv, 2012, 6(2): 200-209. DOI: 10.1007/s11764-011-0211-9.
- [8] BENEDICT C, THOM B, TEPLINSKY E, et al. Family-building after breast cancer: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n adherence to 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J]. Clin Breast Cancer, 2017, 17(3): 165-170. DOI: 10.1016/j.clbc.2016.12.002.
- [9] WENZEL L, DOGAN-ATES A, HABBAL R, et al. Defining and measuring reproductive concerns of female cancer survivors[J]. J Natl Cancer Inst Monogr, 2005(34): 94-98. DOI: 10.1093/jncimonographs/lgi017.
- [10] GORMAN J R, SU H I, PIERCE J P, 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scale to measure the reproductive concerns of young adult female cancer survivors[J]. J Cancer Surviv, 2014, 8(2): 218-228. DOI: 10.1007/s11764-013-0333-3.

- [11] ELLIS S J, WAKEFIELD C E, MCLOONE J K, et al. Fertility concerns among child and adolescent cancer survivors and their paren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J]. *J Psychosoc Oncol*, 2016, 34(5): 347-362. DOI: 10.1080/07347332.2016.1196806.
- [12] 白霞,王进,刘源萌,等. 消化系统癌症女性患者希望水平在恐惧疾病进展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作用[J]. *中华护理教育*, 2020, 17(4): 366-370. DOI: 10.3761/j.issn.1672-9234.2020.04.020.
- [13] 乔婷婷,陈丹丹,郑蔚,等. 年轻女性癌症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1): 64-68.
- [14] 王小媛,王燕,庞建美,等. 育龄期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体验的质性研究[J]. *护士进修杂志*, 2021, 36(4): 329-332, 338. DOI: 10.16821/j.cnki.hsjx.2021.04.005.
- [15] 汪丹丹,张苇,郑蔚,等. 生育咨询及教育干预对年轻妇科恶性肿瘤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J]. *护理学杂志*, 2020, 35(18): 4-7.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0.18.004.
- [16] 王玲,李星,李莹,等.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19, 25(1): 58-62. DOI: 10.3760/cma.j.issn.1674-2907.2019.01.013.
- [17] 王闪闪.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郑州: 郑州大学, 2020: 16-20.
- [18] BARTOLO A, SANTOS I M, MONTEIRO S.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productive concerns in younger female cancer patients: evidence from the literature[J]. *Cancer Nurs*, 2021, 44(5): 398-410. DOI: 10.1097/NCC.0000000000000822.
- [19] WALKER L O, AVANT K C. Strategies for theory construction in nursing[M]. 6th. New York: Pearson, 2019: 165-184.
- [20] SCHOVER L R, RYBICKI L A, MARTIN B A, et al. Having children after cancer. A pilot survey of survivors'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J]. *Cancer*, 1999, 86(4): 697-709. DOI: 10.1002/(sici)1097-0142(19990815)86:4697:aid-cnrc20>3.0.co;2-j.
- [21] BARTOLO A, NEVES M, CARVALHO B, et al. Fertility under uncertainty: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related concerns and psychosocial aspects between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and non-cancer infertile women[J]. *Breast Cancer*, 2020, 27(6): 1177-1186. DOI: 10.1007/s12282-020-01124-w.
- [22] RAGHUNATHAN N J, BENEDICT C, THOM B, et al. Young adult female cancer survivors' concerns about future children's health and genetic risk[J]. *J Adolesc Young Adult Oncol*, 2018, 7(1): 125-129. DOI: 10.1089/jayao.2017.0050.
- [23] 汤琳,孟爱凤,智晓旭,等. 青年女性甲状腺癌患者生育忧虑的质性研究[J]. *医药高职教育与现代护理*, 2020, 3(3): 195-199. DOI: 10.3969/j.issn.2096-501X.2020.03.013.
- [24] HSIEH P L, HUANG S M, CHIEN L Y, et al. Risk-benefit perception of pregnancy among breast cancer survivors[J]. *Eur J Cancer Care (Engl)*, 2018, 27(2): e12696. DOI: 10.1111/ecc.12696.
- [25] 李晴歌,胡嘉乐,郑窑文,等. 概念分析方法及在护理研究中的应用[J]. *护理学杂志*, 2018, 33(4): 100-102.
- [26] GARVELINK M M, TER KUILE M M, LOUWÉ L A, et al. Validation of a Dutch version of the reproductive concerns scale (RCS) in three populations of women[J]. *Health Care Women Int*, 2015, 36(10): 1143-1159. DOI: 10.1080/07399332.2014.993036.
- [27] GEUE K, RICHTER D, SCHMIDT R, et al. The desire for children and fertility issues among young German cancer survivors[J]. *J Adolesc Health*, 2014, 54(5): 527-535. DOI: 10.1016/j.jadohealth.2013.10.005.
- [28] RUDDY K J, GELBER S I, TAMIMI R M, 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fertility concerns and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in you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J]. *J Clin Oncol*, 2014, 32(11): 1151-1156. DOI: 10.1200/JCO.2013.52.8877.
- [29] 王锐,程荣,王晶心. 生育期乳腺癌病人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护理研究*, 2019, 33(13): 2258-2261. DOI: 10.12102/j.issn.1009-6493.2019.13.016.
- [30] LOGAN S, PERZ J, USSHER J M,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of fertility-relate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ancer patients:

- informing on an improved model of care[J]. *Psychooncology*, 2019, 28(1): 22-30. DOI: 10.1002/pon.4927.
- [31] RUGGERI M, PAGAN E, BAGNARDI V, et al. Fertility concerns,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you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baseline results from an ongoing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selected European Centers[J]. *Breast Edinb Scotl*, 2019, 47: 85-92. DOI: 10.1016/j.breast.2019.07.001.
- [32] BENEDICT C, THOM B, TEPLINSKY E, et al. Family-building after breast cancer: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n adherence to 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J]. *Clin Breast Cancer*, 2017, 17(3): 165-170. DOI: 10.1016/j.clbc.2016.12.002.
- [33] MERSEREAU J E, GOODMAN L R, DEAL A M, et al. To preserve or not to preserve[J]. *Cancer*, 2013, 119(22): 4044-4050. DOI: 10.1002/cncr.28317.
- [34] 姜心月, 徐小玉, 胡流芳. 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生育忧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20, 17(19): 89-91. DOI: 10.3969/j.issn.1672-9676.2020.19.032.
- [35] BÁRTOLO A, SANTOS I M, VALÉRIO E, et al. The European Portuguese version of the Reproductive Concerns After Cancer Scale (RCACS): a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for young adult female cancer survivors[J]. *Eur J Oncol Nurs*, 2020, 47: 101781. DOI: 10.1016/j.ejon.2020.101781.
- [36] YOUNG K, SHLIAKHTSITSAVA K, NATARAJAN L, et al. Fertility counseling before cancer treatment and subsequent reproductive concerns among female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cancer survivors[J]. *Cancer*, 2019, 125(6): 980-989. DOI: 10.1002/cncr.31862.
- [37] 李星妍, 盛刘晖, 赵倩, 等. 年轻女性癌症患者生育忧虑与自我表露的相关性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20, 35(8): 84-86. DOI: 10.3870/j.issn.1001-4152.2020.08.084.
- [38] 郭萍利, 葛冠群, 付秋玲, 等.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依恋现状及其对生育忧虑的影响[J]. *职业与健康*, 2019, 35(4): 501-505. DOI: 10.13329/j.cnki.zyyjk.2019.0138.
- [39] GORMAN J R, SU H I, ROBERTS S C, et al. Experiencing reproductive concerns as a female cancer survivor i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J]. *Cancer*, 2015, 121(6): 935-942. DOI: 10.1002/cncr.29133.
- [40] 张洁, 杨菁, 黄志欣. 年轻女性癌症患者心理适应水平与癌症后生育忧虑的关系[J]. *职业与健康*, 2018, 34(7): 950-953. DOI: 10.13329/j.cnki.zyyjk.2018.0260.
- [41] BÁRTOLO A, SANTOS I M, VALÉRIO E, et al. Depression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mong young adult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productive concerns[J]. *J Adolesc Young Adult Oncol*, 2020, 9(3): 431-435. DOI: 10.1089/jayao.2019.0144.

(责任编辑: 刘俊华)